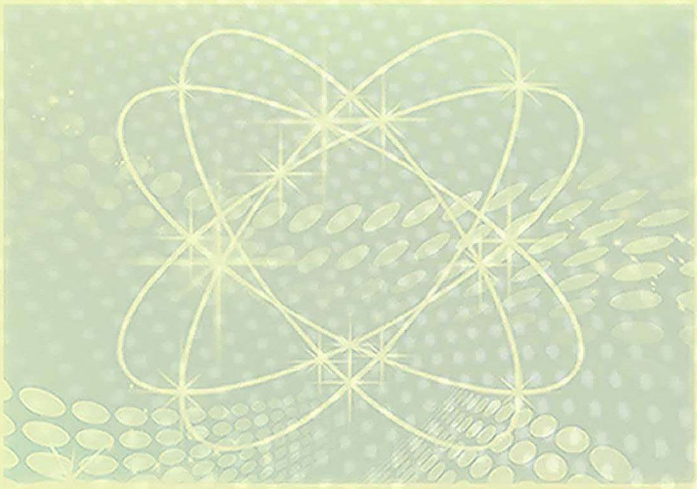
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杨才年　严复恩　著



读者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杨才年　严复恩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读者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 杨才年，严复恩著. -- 兰州：读者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5527-0620-8

Ⅰ. ①武… Ⅱ. ①杨… ②严… Ⅲ. ①碑刻—研究—武威—西夏 Ⅳ. ①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0742号

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
杨才年　严复恩　著

策　　划　杨继军　郭佳美
项目负责　王先孟
责任编辑　王先孟
助理编辑　王宇娇
装帧设计　雷们起

出版发行　读者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730030）
邮　　箱　readerpress@163.com
电　　话　0931-2131529（编辑部）　0931-2131507（发行部）

印　　刷　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75　插页 4　字数 323 千
版　　次　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7-0620-8
定　　价　1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序

这些年来，不断有武威乡贤命我作序，我都一一推辞，推辞不掉便认真拜读，每每都感受到他们对凉州文化的挚爱。后来想，文人者，经营文化灵魂者也。他们是受到先祖之召唤，不顾亲人朋友的反对，也不顾他人的诽谤，更不顾自身命运的好坏，而自觉地承担起挖掘和弘扬凉州文化的使命。这是天命所系。我看到这样的凉州文人有好多，才年、复恩兄即是。我敬重他们。多年前，两位仁兄就以书稿示我，征求意见。我对他们不是很熟，但对他们研究的西夏文化有些面熟。我去过很多次西夏博物馆，看过很多西夏文，对孙寿龄老先生的西夏文泥活字颇感兴趣。曾经想著一部书，写过一章，再无下文。如此而已，并无多少研究。

现在来说说西夏。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并“祀神西凉府”，把凉州作为西夏在西部的统治中心，因此凉州有“西夏陪都”之称。1227年，西末帝在中兴府投降蒙古，西夏灭亡。从今天来看，党项族作为历史上一颗彗星，有其贡献所在。西夏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时隔八百年，再来看西夏的历史文化。蒙古灭西夏，手段残忍，西夏的文物典籍遭到了疯狂破坏，西夏文明几乎被摧毁，西夏文字自明朝中叶后也已失传，经明清两代，世人已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妙奇特的文字。元代史官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仅仅将《西夏传》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所以西夏文明成为史籍中的一片空白，其历史地位也未能被史学家所重视。直到晚清时，武威学者张澍在武威清应寺发现了一块刻有西夏文字的石碑，人们的目光才重新投向那个曾被历史的尘土掩埋近六百年的王朝，才逐步揭开了西夏的神秘面纱。

西夏自政权建立后，兴办学校，设立蕃学和汉学，推行科举制度，礼贤下士，

延揽人才，振兴文教，崇尚儒学。西夏历代统治者笃信佛教，所以佛教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显然，这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党项人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及部分汉字部首和笔画，参照契丹文字的造型，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党项首领元昊将西夏文字尊为“国字”,规定西夏的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书籍文书，全部采用西夏文。外交文书，则采用汉字和西夏文字并列。

西夏时期，武威虽然不是中心，但至关重要。西夏在武威设置西凉府，与都城兴庆府属同一级别。武威是西夏右厢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是西夏制驭西蕃、回鹘、鞑靼等势力的战略要地，屏蔽灵兴京畿地区的门户。武威又是西夏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在西夏的对外贸易、军需物资转运、政令传达、内部交流等方面扮演着交通枢纽的角色。从武威发现的西夏、汉、藏文佛经、碑刻资料及记载西夏佛事活动和崇信佛教的盛况的文献来看，武威塔庙林立，蕃汉寺院广布城乡，使武威成为西夏右厢地区的佛教中心。从武威发现的大量汉文和西夏文佛经来看，武威是西夏重要的译经场所。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盛行，大藏经被翻译为西夏文，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发展，且为成功举行凉州会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元、明、清的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和遗址，在整个西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武威西夏碑是迄今所知的全国乃至全世界保存完整的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碑刻，它的发现不仅使人们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状，使学术界知道西夏有自己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人确认、辨识和重新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都是非常丰富而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为西夏学的研究和兴起奠定了基础。西夏学确实是一个国际层面的学术课题，这毫无问题。武威的西夏学以西夏碑为基点也很重要，为西夏学的支持很大。武威还先后出土了 3200 多件西夏文物，是国内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些文物是西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凉州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杨才年、严复恩两位仁兄所著的《武威西夏碑整理研究》一书，就是基于历史大背景和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的，它既是第一部专题著录研究武威西夏碑的论著，也是本土文化学者在凉州文化整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本书以武威西夏碑的整理研究为专题，从武威西夏碑夏汉碑文的识读著录、注解阐释，到进行专题研究、打磨书稿，再到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资助，并顺利出版，整整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西夏学是“冷门”，也是“绝学”。对西夏碑汉夏碑文进行著录注解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对“天书”一般的西夏文字进行逐字逐句辨形释义，非西夏学专家难以承担。两位仁兄都不是研究西夏学的专业学者。才年兄是哲学专业研究生，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之余，研究凉州文化，出版了很多著作，对西夏碑的研究是基于长期对凉州文化的整理、思考之上的。复恩兄是凉州区农村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著文几十篇，成果丰富，尤其在西夏文书法和研究方面独辟蹊径、卓有成效，他用西夏文书写的《西夏碑》《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作品，被国内外许多西夏文书法爱好者收藏。他们出于对凉州文化的挚爱情怀，利用业余时间专注于西夏文化专题研究，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力和韧劲，硬是“坐”出了这部关于武威西夏碑的专著，其精神可嘉，其著录研究的成果也令人称叹。

拜读这样的乡贤大著，我十分惶恐，因为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空白的，但阅读之余又甚感欣慰，他们使我了解了凉州深沉的历史，以及她的曲折命运。本书对武威西夏碑的碑文内容、形制、碑刻艺术及发现过程、搬迁保护情况进行了全面翔实的介绍，对学术界西夏碑研究情况进展了回顾，并对汉夏碑铭进行了比较研究，阐述它们的特色和异同，让读者对武威西夏碑有深刻的认识。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武威当地人的两位仁兄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搜集文献，查阅史料，实地察看，考辨分析，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和地点，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解释了学术界的很多争议。其次，他们结合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发展历史，追本溯源，对西夏碑的发现和保存地清应寺、大云寺的渊源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述，这对彰显西夏碑及所处寺院在佛教史的地位价值至关重要，但这部分内容因过于冗长而有“喧

宾夺主”之嫌，故在该书出版时删除。今后若能单独成稿专述，对于西夏碑的深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再者，他们对武威西夏碑汉夏碑铭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识读著录和注解，在前人识读翻译西夏铭文的基础上，通过核对此碑的几种拓本，并实地核对原碑，一次次摹形抄录，借助李范文先生主编的《夏汉字典》，对西夏碑中的西夏文逐字逐句查识著录、辨形释义，经过进一步的考证研究，重新校录断句，补识注解，对译汉译，对前人翻译西夏碑文中的错译、漏译及翻译用词语不当、语法语序不当之处进行了全面的校译补正，使译释西夏碑铭文更准确、更全面。此外，他们从西夏碑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西夏碑西夏文碑文与汉文碑文的异同比较研究、西夏碑的价值研究等方面入手，对西夏语语法特点、西夏文的文字特点、对汉语修辞手法的使用三个方面来加以研究，介绍了西夏碑及西夏语言文字的一些特点，也是一大特点和贡献。

因为对西夏文化涉猎之浅，只能说到这儿。我是由文入史，并不从事历史研究，仍然是为了文学，当然是古之大文学概念，自然说的不一定到位，希望读者诸君加以批评指正。也祝愿凉州诸贤施展更多的才华，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贡献微薄之力。

是为序。

徐兆寿

2021 年 12 月

（徐兆寿，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威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

目　录

001 / 第一章　武威西夏碑简介
027 / 第二章　武威西夏碑研究进展
047 / 第三章　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碑文校读
139 / 第四章　武威西夏碑汉文碑文注解
219 / 第五章　武威西夏碑碑文文字研究
249 / 第六章　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碑文与汉文碑文的异同
259 / 第七章　武威西夏碑价值研究

附录
288 / 一　张澍录《西夏天祐民安碑》
290 / 二　罗福成录《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318 / 三　陈炳应录《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333 / 四　史金波录《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343 / 五　西田龙雄录《敕感应塔碑》
356 / 六　严复恩录武威西夏碑

397 / 参考文献
401 / 后　记

第一章



武威西夏碑简介

武威西夏碑，即《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又称《重修感通塔碑》，简称《西夏碑》，是“夏汉合璧”的一块双面碑刻，现保存于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①] 它立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 年），记述了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的初建、显灵、重修等事宜，是一款佛教寺院的功德碑，也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价值的西夏碑刻。清嘉庆九年（1804 年），张澍[②] 在凉州清应寺封闭的碑亭发现该碑，因碑背面末尾有汉文“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落款，时称《西夏天祐民安碑》。该碑后移置凉州大云寺，民国时由大云寺移置武威文庙石刻陈列室。1961 年，该碑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甲等重点保护文物。武威西夏碑碑首呈半圆形，龟趺，碑身高 260 厘米，

① 张澍依据汉文碑铭落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将此碑称为《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世学者又根据西夏文碑铭和汉文碑铭内容，称其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最初发现于清应寺内的碑亭，后又立于大云寺碑屋，故后世一些学者又称其为《大云寺西夏碑》。西夏碑碑铭中找不出“清应寺”和“大云寺”的字样，却有“护国寺感应塔”“感通塔寺”“感通下塔寺”“崇圣下塔寺”“圣容寺”等寺和塔名称的记载。寺院在不同时期经过了多次复建，故有不同名称。[清] 张澍撰，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 1—4 页；[北齐] 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32 页。

②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字百谕，又字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 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任实录馆纂修。1830 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 年，他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著作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大足金石录》《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凉州府志备考》等。[清]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408 页；[清] 张澍撰，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 1—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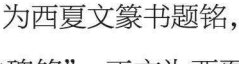
宽 100 厘米，厚 30 厘米，碑座高 59 厘米，宽 80 厘米，底沿宽 98 厘米，厚 98 厘米，通高 319 厘米。碑正面为西夏文，共 28 行，满行 65 字；背面为汉文，共 26 行，满行 70 字。[①]

一、武威西夏碑碑文、碑面装饰及碑座

武威西夏碑碑两面撰文，正面为西夏文碑铭，背面为汉文碑铭。

（一）武威西夏碑碑文

1. 西夏文碑铭面

西夏文碑额，为西夏文篆书题铭，2 行 8 字，“”，汉译为“敕感通塔寺之碑铭”。正文为西夏文楷书，28 行，每行 65 字，碑额和正文共计 1828 字。因碑铭部分残缺，文字漫漶不清，经补充识读：第 1 行 14 字，第 2 行 57 字，第 3 行 58 字，第 4 行 57 字，第 5 行 58 字，第 6 行 59 字，第 7 行 65 字，第 8 行 64 字，第 9 行 63 字，第 10 行 61 字，第 11 行 64 字，第 12 行 64 字，第 13 行 58 字，第 14 行 59 字，第 15 行 56 字，第 16 行 55 字，第 17 行 64 字，第 18 行 21 字，第 19 行 55 字，第 20 行 55 字，第 21 行 55 字，第 22 行 58 字，第 23 行 54 字，第 24 行 63 字，第 25 行 62 字，第 26 行 61 字，第 27 行 61 字，第 28 行 65 字，包括碑额 8 字，共计 1594 字。

碑文由四部分文字组成：第一部分为引文，具体引述西夏两位官员的话语，来说明与修葺此塔有关的“灵应”事件的真实性以及修葺过程。第二部分为骈散结合的赞颂铭文。首先用整齐的骈体文，运用比喻、对仗、类比等手法，形象生动地阐述了佛教的法义深广、人生的因果报应、祸福苦乐的相互依存等佛理。其次用散文体记述了护国寺感通塔是为阿育王兴建的八万四千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之一，以及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的兴废经过。在记述“灵应”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06—107 页。



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碑面

故事时，明确记载了具体时间。碑文记载了西夏崇宗李乾顺[①] 十分重视佛教，征调招募大批能工巧匠修缮护国寺感通塔，并详细地记述了重修的原因及时间，赞扬了皇帝、皇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再者用七言韵文描绘重修塔寺的巍峨庄严、绚丽辉煌。行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用比喻手法，富有民族文学特质。最后，还记载了塔寺修成后皇帝和皇太后的各种赏赐、赦免、诏命庆赞等活动。第三部分是骈散结合的颂词，记载了负责修塔寺相关人员的概况。用以四言、七言为主的骈体文，赞颂了西夏二主崇奉佛教、大作佛事、宽厚仁慈、治国治民有方的功德。他们不惜花巨资重新修整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使其金碧辉煌，于是佛陀显灵，出现了塔斜自正、塔首圣灯多次显现的奇景，以及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定、庶民安乐、丰裕祥和的世态。在铺叙其事时，大量使用对偶、排比等手法，句式整齐，节奏铿锵，声韵和美，既有整饬之美，又有通达流转之妙。接着记述了书写碑文、篆额、主持或负责修饰塔寺人员的官职和姓名等。第四部分记述了塔寺修毕后庆典活动结束的时间和修塔寺的工匠名单。整篇铭文骈散兼行，句式长短疾徐有致，错落有序，显得文气贯通，挥洒自如，通达流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语言优美、辞藻淡雅而又秀美的文赋。

2. 汉文碑铭面

汉文碑额为汉文小篆题铭，3 行 12 字，上部残存“□□重修□□寺感□□碑铭”3 行 6 字，全称应补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书，26 行，每行 70 字，碑额和正文共计 1832 字。因碑铭部分残缺，文字漫漶不清，第 1 行及第 2 行上半段残缺，经补充识读：第 2 行 45 字，第 3 行 48 字，第 4 行 71 字，第 5 行 69 字，第 6 行 69 字，第 7 行 69 字，第

① [元] 脱脱等撰：《辽史》卷百十五《二国外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23 页。唐朝赐西夏皇帝“李”姓，宋朝赐西夏皇帝“赵”姓，夏景宗元昊继位后，自称“嵬名氏”。本书西夏皇帝均用“李”姓，如李继迁、李元昊、李秉常、李乾顺等。



武威西夏碑汉文碑面

8行68字，第9行69字，第10行70字，第11行67字，第12行70字，第13行68字，第14行69字，第15行69字，第16行48字，第17行52字，第18行52字，第19行52字，第20行52字，第21行44字，第22行62字，第23行70字，第24行70字，第25行69字，第26行31字，包括碑额残存6字及补识6字，共计1604字。

碑文由三部分文字组成：第一部分为散文体铭文，记述了塔寺历史及演变情况。首先介绍凉州府护国寺感应佛塔建塔的缘起；其次叙述与此塔有关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瑞魔瑞象”显灵的故事；再者重点介绍了西夏时期对此塔重新装修的情况，文中生动形象地介绍了重修感应塔时的盛况，对重新修饰后的佛塔发出了由衷的赞美；最后记述了修塔工程完工后皇帝的封赏和赦免罪犯的情况，整段文字语言生动流畅，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佛法和帝王的敬畏之情。第二部分为四言诗赞铭文，主要是把第一部分中的事件浓缩成了平仄押韵的四字韵语。碑铭着重赞颂西夏二主对佛教的崇信，发菩提心，大兴佛教，对庶民宽厚仁慈。这种虔诚之心感动菩萨，护佑大夏国福庶强大，国泰民安。西夏民众对佛教的崇奉和佛教在西夏的广泛普及流传，使感通塔出现了如此多的“灵应”。碑铭气势宏伟，章法谨严，辞藻华丽高雅，风格凝重庄严，在碑刻铭文中堪称上品。第三部分介绍了立碑时间、西夏文及汉文书写者、石匠人员及修寺塔监理人员的名单。这部分内容并不引人注意，其实它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西夏姓氏、官制的材料。

武威西夏碑碑额两面各有一对线刻伎乐菩萨，上端为云头宝盖，碑面四周为线刻卷草纹。两面碑文所记内容相近，碑文甚长，主要记述了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城内护国寺有一座佛塔，前凉[①]时期（314—376年）就显“灵应”，西夏时“灵应”更多。特别是1092年武威地震，佛塔被震倾斜，据说正要派人维修时，竟又自行恢复了原状。于是，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对塔重新进行

①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2页。

修建装饰，工程完毕后立碑记功，以颂扬佛陀的“灵应”和西夏统治者的功德。西夏文碑铭和汉文碑铭，皆文字遒劲秀美，是优秀的书法艺术珍品。西夏文碑面，碑头的西夏文篆字，简约严整，碑铭楷书端庄朴实，自然飘逸，系“西夏切韵语儒、阎门清批臣浑嵬名玉”所书。汉文碑面，汉文篆额圆润流畅，碑铭楷书淳厚古朴，外柔内刚，系“书写南北章表、汉契丹中审写臣张政思”所书。因此，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不失为“夏汉合璧”的金石书法艺术瑰宝。另外，从西夏语文学角度看，武威西夏碑采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镌刻，两面内容大致相同，这样就可以“互文见意”，为释读西夏文提供了参照。特别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①] 未公布前，武威西夏碑可以说是释读西夏文的一把钥匙。清朝学者鹤龄以此碑为参照，释读出了西夏文佛经《佛说妙法莲华经》[②] 的经名和卷数。

---

①《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辞典。1907 年至 1908 年，俄国人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挖掘到大量记录着西夏文字的文献，有西夏文刊本和写本 8000 余种。经过研究，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关于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1909 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科兹洛夫从黑城所获西夏文献时，发现了“夏汉合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辞典《文海》《同音》等，并撰文向世人介绍。聂鸿音：《〈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符号研究》，《语言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180 页；[西夏] 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8 页；景永时：《20 世纪〈番汉合时掌中珠〉刊印史考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第 104—107 页。

② 1820 年，刘青园在对武威出土的古钱币进行识别时，借助西夏碑文字，不仅识得一些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而且还见到并知晓数品以往钱谱中著录为“梵字钱”的西夏文钱币。同一时期，鹤龄还对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所得当时唯一面世的西夏文佛经（八册）进行了考释。因核其经名、偈语与《法华经》相同，于是鹤龄译出该经为《佛说妙法莲华经》，并为其第一卷第一页作了初步的汉文注释，可惜后来此经散佚。1904 年，法国人莫里瑟在北京购得三册残卷，并在原汉文注释的基础上，首次对该经的西夏文音义、语法进行了尝试性解读。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3 卷第 1 期，第 8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